

夏  
峯  
先  
生  
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一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忠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

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  
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  
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  
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  
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  
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  
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主治稼穡教  
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

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  
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  
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  
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  
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  
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  
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學且夕

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願  
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已  
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心  
應之而已矣棄卽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卽知是知  
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  
人陷溺內省餘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  
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卽待  
小人亦然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

之言也

王思與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  
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尙動心靜修云  
誤人最是妄師德何似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慊此正戒  
懼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元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  
寶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  
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

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  
予曰儂客頗多遞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  
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  
迄今毫矣其惟衛武公乎

毀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  
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交  
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  
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已必  
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天

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已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悔  
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盛德  
難矣閭閻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爲私欲  
間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  
惻隱嚙齧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  
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

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

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裨躬  
非爲矜已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  
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稱羽云王  
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  
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  
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  
客問人生最喫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卽志士求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遜跡以遂高  
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  
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矜容更是無慢  
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  
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  
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  
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  
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  
而未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  
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  
覺親切于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  
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

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徹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拘板不打破不得

脫洒自在豈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  
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  
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  
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于  
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  
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  
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  
以中興也

奢儉豈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審裏參詳皆屬苟且已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



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夫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

爲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  
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  
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  
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  
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  
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  
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

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

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  
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  
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  
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個字贊乾之德愚謂  
聖人法天則七個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  
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  
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  
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

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  
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  
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  
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  
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  
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斷喪殆盡認後來之情識意  
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實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  
太明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  
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  
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  
降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  
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  
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

好鳥足語於閒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  
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  
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  
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闢暴  
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



日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  
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兢兢舜業以至諸儒之  
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  
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  
垂訓勵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  
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  
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日不辱身問不辱日薛文清有

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下度問眼前有些難過曰我輩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清寧獨目皆成飛躍所謂得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也平時去人欲存天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慮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看眼前足

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誠處正是自  
慊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  
眼前耳餓夫撐拄天地莫小看也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  
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迨至於晉  
此風漸逸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忿悃殊非本  
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  
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遺議焉乃  
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天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

卽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

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發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賈孔澗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真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能戒慎恐懼纔能破懼到

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愜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卽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

有事也

聞然遁世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愠  
不悶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  
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日起念舉事接言是  
吾心與天下縮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  
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  
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  
牽纏見已而不見人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

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至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搖亂雖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

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爲人然  
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卽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  
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遇變自能  
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迫而起  
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學  
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  
卽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一樁事然



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喻親于道古來仁人  
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  
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蒸動或直  
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手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  
力不能庇一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己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  
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  
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

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爲破格事榆關三年  
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言  
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  
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  
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悠無  
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  
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真儒道喪欺詐

相高慎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間有一二脫畧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卽改有善卽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

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遠談當世喫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

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二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子學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喫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怨之己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

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  
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人盡  
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  
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默體認從言行上  
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  
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  
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  
痛責吾志之不立若負人世之大疚而難以比于人  
則其心自凜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

賁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惑憂懼三字惑能令人識眩憂能  
令人神瘁懼能令人骨竦泰寧之字自生跼踖循環  
無端廓清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驅而自退  
矣然只一誠字盡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疚而樂  
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  
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兢業業乾翼正所以先保此

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  
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鳶飛魚躍  
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黃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  
曰文王羨里時豈尙未學易乎易卽是道患難死生  
不離乎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  
已必欲避禍衛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至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  
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于軀殼上求個完全無缺



欠則終身無了期從來滿谿壑之欲不足滿耳目之  
娛而饑餓不能出戶誓死不忘溝壑者卻所以鄭重  
其身不爲穢汚所黷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盲  
哉盲乎耕漁爲業至人託跡卽採山中之藥拾澗底  
之薪皆古高人行徑安分量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  
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  
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  
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于一氣之

中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寧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

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問孔顏之樂如何偏在疏水簞瓢日其老腳全在發憤忘食吾見其進第思所憤者何事所進者何事是全無已私隔斷故能無人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顏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小其家富至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便  
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  
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  
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  
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患不與仁  
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盡  
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于仁者  
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取齊清  
亦仁中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

一目總不得爲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  
四時合序豈可輕爲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爲仁之方  
者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覲  
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  
之能盡也仁必本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  
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從兄之外別作道理堯舜  
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

問處毀譽之道曰聞譽增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毀加修  
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于君子并能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

問爲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卽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人生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弑君子弑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

是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史冊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

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于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愆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攸無惡方是聞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揲蓍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已心烏能對義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爲戒慎之君子道難爲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問知傳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用易之人也三千餘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

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闢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卽拈出不愠二字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真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

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  
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  
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  
死是生順沒寧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  
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  
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  
之書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咎而死的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  
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然

無累方是聖賢真實學問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意懸有空卽有我也我見生則勞焉馳逐而成素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

任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  
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  
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  
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  
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  
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

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卽招尤也一事之亢卽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曲士于重大事看得極平等故常自侈爲無不能自歉其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  
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  
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論操三正而定四海卽衡門之下所發育而  
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  
象未至龍德烏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  
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受不得不轉  
節宜陰陽搏旋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

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臯夔一流貞厲終  
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  
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  
不知易予問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烏乎  
可用易而不用于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  
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



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  
孔子矣夫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  
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  
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寧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  
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矣  
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其扶陽之意乎寧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  
人爲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足乎內而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爲

二一知有隱徵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儒有淺儒之恃大儒有大儒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日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

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疏  
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  
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平旦之頃偶一猛省  
令人躍然

容色辭氣屬此心之操舍存亡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  
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  
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飾于外然收  
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  
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形卽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作春秋遂一詩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羣之不亂可勉之于已凶吝之叢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卽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者

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  
伊尹傳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  
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  
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  
夫劉靜修不亢不悔皆隱而蘊行之趣未可與山林  
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遭時  
之泰遇主之知道旣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  
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  
高尚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食色爲性今古沈迷悅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雜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于禮而已矣食色蕩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疚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膜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躁而淺人如何肯服

沒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楮所謂齊其糟粕迷惑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喫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囚桎梏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日當下自憤憤時卽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發  
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  
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于扶桑易遲在晨食  
捧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殞者三  
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是  
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  
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  
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視爲無

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闖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愠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旣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

著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况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閔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受簡束之念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說  
所亂異端所劫出見紛華而悅見獵有喜心實者不  
免而況恒人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  
其所守也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弗信也非恭不  
肅非禮之恭恭之蝕也君子寧弗恭也因則不孤失  
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弗因也所爭只幾微而相  
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

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  
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  
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匪人  
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  
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匪人又安  
能保冲至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  
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  
助亦豈容沒沒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

敗焉失焉必隕獲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  
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  
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  
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遇事便束手被  
辱卽動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  
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真實學問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  
厚作偽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于人乎

一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與勝已者友則畏心生不期  
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已者友則忽心生不期縱  
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已也能忘已乃能  
貴已無爲有虛爲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已也一矜  
已必至于喪已

任事之難不難于智識而難于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  
惡不敢皎然別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于有譽無咎  
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



案身事賊庭者不錄此二語澄汰流品大禪名教而  
議者咎其犯時觸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  
此四苦天君泰然

問某某局器太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  
若希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  
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以之見長者人又以之見  
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  
一級纔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共學至于

確由善信至于神寧有盡境乎惟深造方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  
多爻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于至當不易  
之理所以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真個有這  
政事謀謨詩便真個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  
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  
卽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喫飯行走坐卧皆容不得一  
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

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共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聖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咎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冥行罔覺也今有動則如已意如人意者歟有此悔庶不至

謬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  
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  
行百物生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  
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  
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沒寧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聞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特有處禍之道不失已雖禍亦福也一失已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

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  
乞人不屑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乍  
明乍滅終歸汨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彭餓夫只  
爲不苟食甘死如飴蓋亦恥心之所激乎

此心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憑此志不降則身不辱俯  
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真是鳳翔千仞魯仲連嚴子  
陵如坐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倒塌

若于本性靈光真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  
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  
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  
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網直證性初方有個  
安身立命之地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  
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  
不磷不淄不愠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  
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賴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

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于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  
乎平居暇日正好體勘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  
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娛意之  
計哀哉愚矣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慚便可以俟百  
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待庸衆宜盡  
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  
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  
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  
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  
亦惟此親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  
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  
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寧踈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

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于此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寧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識不定膽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積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兼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眾

神亂行神思退幽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徹卽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驚末濁其源而義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未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放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聖是祐禪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露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字從臯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二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滅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

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幾趨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

體謚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  
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  
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儒之宗乎誠卽太極卽  
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日道曰  
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  
故註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  
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

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  
時默默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當不可識非二氏之  
淪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  
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慎乎動以還  
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周程張  
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  
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



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齷齷識趣卑暗瞻顧遠而繫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齷齷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康節學于穆伯長每有叩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

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  
學問之事

人知軀竅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真己也精神日流轉  
于軀竅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卽  
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  
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

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愚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  
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佳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質

買于離迷鬼域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  
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  
貪妄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  
以發端何以歸結真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  
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祗小人之侮非誠懇端重不苟  
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

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  
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遷

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峯集卷一

楊保恒謹校